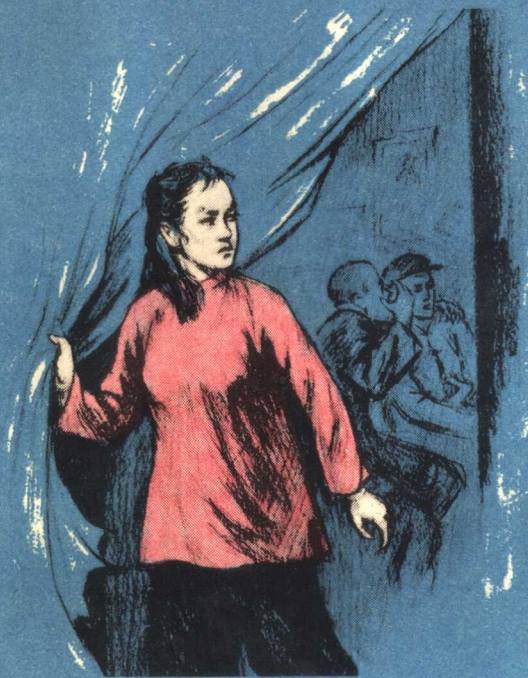




爲人民除害

——農村青年檢舉反革命分子——

中國青年出版社

書號 841 政法 84

爲人民除害

青年·開明聯合組織

編輯者 中國青年出版社
出版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插圖者 沈雲瑞 劉禾

總經理 新華書店

印刷者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1 1/16

字數 17,000

一九五五年九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月北京第二次印刷

印數 10,001—40,000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定價(3)八分

目 次

她做了青年團員應該做的事情·····	陳鶴翔 (2)
爲人民除害·····	張漢青、張葆育、盧連芳 (8)
青年獵手捉特務·····	(11)
田野裏響起了槍聲·····	普 洛 (15)
機智的趙如芝·····	陳第榮 (18)
“飛行小組”捉匪記·····	唐吉斌 (20)
機智勇敢抓住放火犯的鄧逢義·····	陳 耀 (23)
捉空降特務·····	石兆平 (25)
一個也不讓他們漏網·····	湯炯剛 (27)
堅持鬥爭就一定勝利·····	思溫、榮貴、子萍 (31)

她做了青年團員應該做的事情

陳 鶴 翔

在河南省泌陽、方城、唐河三縣交界的地方，隱藏着一小撮反革命的會道門分子。解放前，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和地主惡霸相勾結，用封建迷信的手段，榨取羣衆錢財，姦淫婦女，無惡不作。一九五三年人民政府取締反動會道門，他們曾偽裝“悔過”，“登記自新”。事後他們却更加隱蔽、更加積極地進行反革命活動。他們夜聚明散，發展道徒，散布謠言，破壞人民政府各項政策的貫徹執行。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他們在泌陽縣羊冊鎮進行了多次密謀，決定組織反革命暴亂。他們用威脅利誘的方法，分頭在唐河、方城、泌陽等地進行串連活動。串連的對象是他們的親戚朋友中思想落後的分子，以及立場模糊、革命意志不堅定的人。今年春天，這些反革命分子自己覺得串連的人數差不多了，就確定這個反革命暴亂的組織爲“救民軍”。匪首李炳照爲“總帥”，張太亮爲“參謀長”，另外還委任了一些骨幹分子爲“團長”、“隊長”。一切安排停當之後，他們計劃在農曆二月初十動手。先打羊冊區人民政府，搶合作社、銀行營業

所、倉庫，再攻打泌陽、舞陽、方城、南陽等縣城，“成功”以後，以方城爲“京城”，國號“大佛國”。初十夜裏下大雨，人未聚齊，陰謀未成。於是李匪等又計劃在農曆三月十六日（即公曆四月八日）在羊冊鎮舉行暴亂。

但是，就在他們發動陰謀暴亂的當天，由於青年團員張桂芳的檢舉，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全部落入了法網。

張桂芳檢舉反革命陰謀的事實，表現了革命青年應有的高度政治警惕性，以及在同社會主義敵人進行鬥爭中的機智和勇敢。這個事實也說明，當人民羣衆積極參加鬥爭時，反革命分子的任何陰謀都是要失敗的。

今年春天，青年團員張桂芳發覺有個叫張文卿的人常來找自己的丈夫傅廣成。開始她不怎麼在意，因爲他們同在一個鐵業生產合作社裏，張文卿還教過傅廣成手藝。可是，張文卿同她丈夫的來往越來越密切了，有時鬼鬼祟祟地一天來找幾次。她丈夫往常說甚麼話都不背着她，現在他們倆總背着她在一起咕嚕咕嚕；更奇怪的是，有時張文卿還特地把廣成叫出去說話。他們到底說些甚麼事呢？張桂芳心裏好納悶。她曾幾次問過廣成，廣成總支吾不說。她又想起，張文卿雖說是個鐵匠，但也並不是好人，解放以前他不幹正事，時常



侮辱婦女；解放以後受到羣衆幾次鬥爭，但他並不認真改悔，平常不斷說怪話，破壞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想到這裏，張桂芳警惕起來：張文卿一定是在勾引廣成幹壞事！

四月七日，張文卿又把廣成喊走了，半天才回來。

廣成一回家，就悄悄地同娘說：“娘，你明天可別出門去！”桂芳聽到這話以後，越發疑心了，她就追問廣成：他們倆到底成天咕嚕啥事。廣成還是支支吾吾。但桂芳這一次糾纏住不依，非要他說明白不可。廣成纏她不過，就把張文卿串連他，企圖組織暴亂的陰謀，告訴了妻子，並說，明天就要動手啦。桂芳聽了，大吃一驚，又是氣又是恨。她想立刻去報告人民政府。但轉而一想，還沒有弄清楚帶頭的是哪些人，於是又追問傅廣成。正在這時，張文卿又來了。

原來這個反革命集團的骨幹分子張文卿是廟道會的道徒，因為積極進行反革命活動，已被李匪炳照封為所謂“救民軍”的“總指揮”。他這次來的目的，一是串連傅廣成夫婦，一是想通過張桂芳收買她娘家的表哥李德善。因為李德善當鄉民兵中隊長，可以從他那裏取得槍枝。張文卿一進門，見到他倆正說着話，就笑着問：“知道了吧，桂芳？”桂芳裝作不知道的樣子問：“啥事？”這個反革命分子猖狂地說：“現在事快成了，就告訴你吧，就是你去報告也不怕了！”他就把舉行暴亂的計劃說了一遍，並威脅桂芳說：“廣成你倆都是青年團員，要是你不參加，那我可不敢保險會出甚麼事……。”

桂芳為了弄清真象，就將計就計答應下來。馬上，她又故意裝作害怕，怕萬一成不了事。她又追問張文卿一共有多少人，怎樣組織起來的。張文卿話到嘴邊又留了半句，桂芳見他遲遲疑疑不敢說，就緊接着假聲明一句：“你只管說吧，我保險跑不了風，說了我也好參加呀！”張文卿只當桂芳真的決心參加了，就將“廟道會”、“救民軍”的組織、頭目，一一說了出來。最後並要她去收買李德善，說：“現在要親幫親，鄰幫鄰，你表哥是個幹部，不參加就保不了險；他要參加，你要他到時候帶了民兵和槍枝來……”桂芳也都答應了。

這一晚上，張文卿一直到大半夜才走。張文卿走後，桂芳就向廣成說：“你是上了敵人的當了！”她說：“他們起來暴動，是要推翻新社會，讓地主惡霸再來統治咱們。你想想，解放以前，咱家沒一畝地，沒一間房，在寨壕裏搭個茅棚住，爹要飯，娘賣茶，那時過的啥生活！解放以後，分了房子分了地，生活一天比一天強，你倒忘了本，想跟着反革命分子起來反對解放咱們的共產黨、毛主席，你想想，你成了啥人了啊……”經過張桂芳反覆地說服教育，傅廣成終於醒悟了。他向妻子表示一定不跟反革命分子一起幹。但他又不叫桂芳去報告，因為匪首們曾說過：“誰有三心二意，走漏了風聲，就殺死誰。”桂芳聽他一說，也猶豫了一下。但她想到，如果不報告，敵人明天就要殺害幹部和黨員，國家的糧食和財產就要受到重大損失。以後她又想到，人民政府的力量是強大的，一定可以把反革命分子全部肅清。她想起了在敵人鋤刀下英勇不屈的劉胡蘭的英雄形象，也給了她力量和勇氣。她決心不顧反革命分子的任何威脅，做一個青年團員應該做的事。

過了一會兒，天就亮了。桂芳決定立即上區人民政府報告。她剛抱了孩子想出門，又想到，如果被張文卿他們發現，豈不反而壞了事？怎麼辦呢？她想起了，張文卿不是要她去串連李德善嗎？李德善這個人她是了

解的，平常工作積極，辦事立場堅定，就決心去找他。要是碰到敵人，就說是去串連。剛走出街不遠，恰巧她娘家妹子趕集來了，桂芳就叫她妹子找來李德善。李德善聽完桂芳反映的情況以後，立刻就悄悄地到區上報告了。

區人民政府原先已經知道這夥反革命分子準備舉行暴亂，聽到李德善的報告，就派人向張桂芳了解敵人活動的具體情況和部署。同時組織武裝力量，把羊冊鎮包圍起來。敵人原準備在這天晚上暴亂，白天，匪首和骨幹分子裝作趕集，都已聚集在鎮上。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他們的陰謀未逞之前，就被人民政府一網打盡了。土槍、大刀、斧頭等武器也全被繳獲。

現在，這一小撮反革命罪犯已經受到他們應得的國法制裁。人民法院根據他們的罪惡輕重分別判處了他們死刑或徒刑。

二十二歲的青年團員張桂芳，不久以前光榮地參加了河南省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大會。她在對暗藏敵人進行鬥爭中的機智和勇敢，激勵了每個到會的青年。青年們懂得了：百倍地提高警惕，保衛社會主義建設，是祖國青年一代的神聖責任。

（原載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

爲人民除害

——記青年王耀恩檢舉一貫道首胡萬忠

張漢青、張葆育、盧連芳

今年三月，河北省安次縣廊二壘村展開了兵役法和反對使用原子武器的宣傳運動。熱情的愛國青年們，自願拿錢買來紅綠紙，寫了很多標語，張貼在大街小巷。但在三月二十八日的早晨，村裏却發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昨天新貼的標語都被撕去了半截。這件事使團員和青年們憤怒了，馬上開了會。大家分析着：黑夜沒刮風，而且每條標語都撕去一半，這一定是暗藏的敵人在夜裏幹的。於是，團支部向每個團員和青年提出號召，一定要協助政府把這件事查清。

青年積極分子、民兵王耀恩自從早上發現標語被撕毀後就想：“村裏誰能幹出這樣事呢？”他挨門逐戶地想來想去，覺得王耀洪有些可疑。他想：王耀洪是個一貫道壇主，過去雖然進行過交代，表示老實，被撤銷了管制，但是爲什麼有人到他家賣針綫去，他總是鬼鬼祟祟的？這傢伙一定是要兩面派的手腕。王耀恩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轉業軍人孫鳳修，鳳修很同意他的看法，並囑咐他要留心注意監視王耀洪的一切行動。

一天，耀恩聽說王耀洪全家四口人要在第二天去走親戚，他就決定到他家去看看有沒有可疑的行動。清早，耀恩就奔王耀洪家去了，一邊走一邊想：如果王耀洪還沒走，就說跟他來借手推車。他走到王耀洪家門口，只見籬笆門半掩着，他輕輕一推就走了進去。剛一進院，就聽正房屋裏有動靜，但門却鎖着。他知道這裏一定有問題。就悄悄地走到西屋窗根下，只見屋裏有兩個年輕的女人正蹲在地下翻什麼。他又溜到東屋窗根下，這屋是放亂七八糟東西的，他舐破一點窗戶紙，只見有個人正挨着炕沿根蹲着，露着個光頭皮。“哪裏來的這些生人？爲什麼有人還鎖着門？這一定不是好人！”耀恩想着，心裏蹦蹦直跳，他輕輕退出了院門。到村民兵隊部去報告，可巧走出不遠碰上了孫鳳修，他把事情一說，叫鳳修去報告，自己急忙走回來，站在王耀洪家牆外的廁所裏監視着屋裏的人。

不一會，孫鳳修帶着民兵，拿着槍進了院，隨後村主任趙玉明也到了。但把門打開以後，只有那兩個女人，不見東屋的那人了，耀恩說：“還有一個光頭皮的傢伙呢。”於是民兵們便搜查起來。搜到東屋門後邊，只見用坯壘了一個圈，上邊蓋着木板，木板上放着個油桶，當民兵拿下油桶時，裏邊就有人把木板拱了起來，一個光頭皮的老傢伙顫抖着伸起了手。原來這個老



傢伙叫胡萬忠，過去當過敵人的大鄉長，是一貫道的大壇主。解放後，逃出了家，在各地道首、道徒家隱藏，進行反革命的活動。那兩個女的是一貫道“三才”。這三個人在王耀洪家隱藏了很久，在王耀洪

家的草垛裏還挖了洞，準備長期隱藏。王耀洪負責通風報信，聯系各地道首、道徒。

這些反革命分子每時每刻都在進行着反革命的活動。在糧食統購統銷工作中，他們命令有餘糧的道徒拒絕出賣，指使缺糧的道徒故意缺少報多，並散佈謠言，說今年不收，等着挨餓吧。在防霜工作中，他們造謠說：“這是遍地起狼煙，不久大難劫殺就要到來啦。”在宣傳婚姻法和普選工作中，他們也製造謠言，進行破壞。特別是在這次宣傳實行義務兵役制和反對使用原子武器的運動中，他們竟敢把標語撕毀，企圖破壞這兩項工作。

這件事情發生後，馬上報告到縣公安部門，經過偵察，已經依法將這些反革命分子逮捕起來。被騙的道徒都向政府坦白了。羣衆通過這件事也提高了警惕性，一個老頭說：“過去看王耀洪叫幹啥就幹啥，見人嘻嘻哈哈，好像老實了，沒料想這傢伙懷着這麼大的毒心。往後可得留神了。”

王耀恩受到了上級團委和公安部門的表揚，他說：“我過去是個窮孩子，有許多同志流過血，給我們打下了天下，我們絕不能讓反革命分子再翻過身來害我們。我們建設的越好，敵人越眼紅，越要來破壞。我們要時刻提高警惕，決不能麻痹大意。”

（原載一九五五年七月五日“中國青年報”）

青年獵手捉特務

梁池元是四川省劍閣縣一名好獵手，也是一個青年民兵。他曾英勇機智地抓住一個殺人不眨眼的特務。事情的經過是這樣：有一次梁池元到梁仕伸家，約他兒子梁映能去打獵時，發現廚房牆壁上有一個洞，洞口放着一個碗，碗上架一雙筷子，碗邊還敷着沒有吃淨的包穀麵。梁池元奇怪起來：他家只有五個人，全都在

階簷上吃飯，怎麼又多了一套碗筷呢？是貓兒碗嗎？爲什麼還有一雙筷子？他想起當過老紅軍的民兵中隊長周唐生常對他們說的：“暗藏的土匪特務是和蔣介石連成一條心的，不把它消滅掉，好日子就過得不安寧，社會主義就建設不好呀！”這些話在他的腦子裏嗡嗡地響起來。同時他想起兩年前，村上開過公審大會以後，軍統特務楊九齡潛逃的事情。楊九齡和梁仕伸家有親戚關係，梁池元腦裏轉着這些念頭，因此，他打定主意，今天一定要弄個明白。他裝着打鹿子，悄悄地在梁仕伸屋後坡上蹣來蹣去，等到天黑以後，順着通往梁仕伸門口的山溝，撥開溝裏長滿的茅草和刺藤爬着下去，爬到塘邊一看，梁仕伸一家五口正在階簷上吃飯。他靜靜地等着，等了許久，忽聽到睡房裏的樓梯響，接着出現一個身材高大、頭髮直披到肩上的人，一會兒，這人又跨進房門不見了。在回家的路上，他一路走一路猜測：這個“怪人”是誰呢？第三天，天氣熱得悶人，梁池元心頭有了個想法：那個“怪人”也許會出來乘涼。天黑時，他又去伏在茅草叢裏等候着。不久，果然那個“怪人”由灶房轉了出來，呆在階簷上和梁仕伸他們擺談。梁池元借着燈光看實在了，這個“怪人”正是罪大惡極的楊九齡！

梁池元的一顆心被拴在這樁事上，他又喜又憂，喜

的是終於找到了楊九齡，憂的是怕楊九齡帶有武器，抓起來不容易。他邊考慮着，邊裝着打獸，每天在梁仕仲家屋後兜圈子，暗暗地監視着。一個夜晚，梁池元揹着槍到自己包穀地去看野豬。他剛爬坡，見到前面三個人打着火把急急走着，趕上一看，不禁使他着急起來：一前一後是梁仕仲和他的兒子，揹着槍，中間是楊九齡，揹着刀，向後山走去。梁池元想：“他逃到哪裏，我就追到哪裏，決不能放走這個特務。”於是他丟開了守包穀的事，緊緊跟了上去。跟到“黑洞子”，那是周圍被森林遮滿的深山谷，谷下一小片斜坡地，梁仕仲在這裏種了塊包穀，搭着三個棚子看守。火把打到最底下的一個棚子裏就停住了。這時梁池元聽到說話：“你就住在這裏，‘盤川’以後給你送來，……有人問就直說是守包穀、割草的。”梁池元聽到這些話後，就跑回去把這件事報告了村主任和自衛隊長等人，接着就在他家裏研究捉拿楊九齡的辦法，決定到山裏去動手。

一個沒有月亮的黑夜，他們出發了，梁池元帶着路摸黑走。梁池元把大家引到了一個小山坳，就叫停住了。大家決定等楊九齡熟睡了以後動手。山上風大，又冷，而偏偏楊九齡睡得遲，三更過了還不見熄火，大家互相偎擠在黃麻草叢裏，風突然緊起來，豆子一般大的雨點，一顆顆朝人臉上打來。等到楊九齡壅好火睡

下去了時，梁池元立刻脫了草鞋，把步槍子彈推上了膛，領着大家蹲着身子，一步一步下崖去。他摸到棚門口時，聽到裏面發出呼呼的鼾聲。不久，大家都摸到了，就動起手來。突然電筒一亮，楊九齡翻身爬起，坐在床



沿上，正想抓刀抵抗，可是沒等坐穩，梁池元和梁映輔已經一齊猛撲過去，把特務按在床上，捉住了這個特務。

（原載一九五五年七月十六日“中國青年報”）

田野裏響起了槍聲

普 洛

正是春耕緊張的時候，山東省膠縣雷家孝源村平靜的田野裏，突然響起了一陣槍聲。

“哥哥，你聽見了沒有？”

小姑娘話剛落音，她的哥哥雷建華就朝響槍的地方看去，只見兩個灰溜溜的傢伙，順着公路朝東北跑。他們的身後，有一個人倒在自行車旁……

“捉特務呀！捉特務呀！”

幾乎是在同一個時間內，有一個名叫雷長殿的年青人，和雷建華一起朝匪徒們撲過去。

跨過公路，是一塊冬耕過的土地，春雪融化了，泥土油津津的，等待它的主人來播種。雷建華和雷長殿，叔姪二人，一步步靠近匪徒了，轉眼之間，他們就可以把匪徒們捉住……慌張的匪徒們，掄起匣槍，威脅追趕他們的人。

“雷長殿，敵人有槍，我們不能吃眼前虧。你盯住他們，我回去拿槍喊民兵。”

現在，雷長殿一個人空着兩隻手，追蹤着兩個帶槍的匪徒。匪徒們向左轉彎，他就朝左邊插上去；匪徒們